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小疏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簡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儀禮小疏　　禮類二　儀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儀禮小疏七卷

國朝沈彤撰彤有周官禄田考别著録是書取儀禮士冠禮士婚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五篇為之疏解各數十條篇後又附以監本刊誤卷末附左右異尚考一篇考證頗為

精核其中偶爾疎舛者如士冠禮註今時卒史及假吏也彤謂後漢志司隸校尉州刺史並有假劉昭註引漢官雒陽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者疑吏字衍今考後漢書光武紀曰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百官志謂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太僕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廷尉卿有假佐一人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假

佐佐即吏也故志稱佐吏以下鄭註假吏二字本於光武紀其義則具於百官志形疑吏字為行蓋偶未之考又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註云榮屋翼也釋宮引說文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梠即檐也檐之東西起者乃曰榮形據此指郭璞上林賦註所云南榮屋南檐者為誤今考景福殿賦曰南距陽榮北極幽崖是南檐通名南榮之顯證不得云郭註為

誤景福殿賦又曰飛櫚翼以軒翥則四櫚皆有翼張之勢故通得名榮又考經典釋文東西榮劉昌宗讀音營釋名曰榮熒也熒熒照明也故吳都賦曰施榮楯而捷獵亦謂楯備雕飾有熒熒照明之狀故名榮楯則義小異亦足證四檐榮飾通得名榮郭註與釋宫可以互相補正彤反斥之亦失於隘又士喪禮牢中旁寸註云牢讀為樓彤雖深信鄭註而

終謂牢讀為樓無他證今考易林曰失志懷
憂如幽陛牢又曰失羊補牢無益於憂以牢
憂為韻淮南子本經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註牢讀如屋霤之霤楚人謂牢為霤蓋蕭肴
豪尤四韻古音本同鄭註即據當時之讀形
疑無證是未考古音也喪服曰布總箭笄髽
衰三年註曰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
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

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形不取此註別
用喪服小記疏所引皇氏之說謂斬衰麻髽
齊衰布髽皆未成服之髽其既成服則髽不
用麻布惟露紒耳且引此條註中髽露紒之
文以證麻布二髽外別為一露髻之髽不知
鄭彼註雖云髽露紒而其下更有髽亦用麻
之文其註士喪禮亦同蓋註中露紒二字乃
明髽之去纚既去纚而露紒又以麻自項卻

交於額則髽之制始全皇氏乃止取喪服註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髽亦用麻等句遂揞鄭以髽服三年之髽為露紒之髽不用麻布斯亦誣矣彤安得據以攻鄭耶然其他考核精當者不一而足如謂牲二十一體兼有髀周禮內饔及士婚禮兩疏乃不數髀陳祥道則去髀而用㲉殊為舛誤又謂祥道以骨折乃止折脊脅不及肩臂臑之骨不知士虞記

云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彼折脰膉亦謂之折俎則肩臂臑亦折可知又辨萬斯大解緇布缺項及廟寢之誤又辨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鄭註所云庶昆弟子死者乃為衆子是斬衰之親敖繼公謂齊衰大功之親殊誤又謂婦人俠牀東面鄭註所云妻妾子姓乃謂死者之妻萬斯大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者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鄭義如

斯之類其說皆具有典據蓋彤三禮之學邃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也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儀禮小疏卷一

吳江沈彤撰

士冠禮

案士有已仕者有未仕者周禮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王制選士俊士進士皆是也鄭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已仕之士也所引四民之士即國之俊選未仕者也此士冠禮鄭乃主任職居士位者古者四十強而仕

何童子任職之有下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葢以王太子入學受教即俊選之類則彼士固指未仕者而此為未仕者加冠之禮可知又案昏禮士乘大夫墨車註云攝盛則未仕者而加仕者之冠亦攝盛無不可也鄭專據周衰為言誤矣近萬充宗亦辨鄭註但于士字無確證耳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初儀賈疏謂自筮于廟門以下至告吉敖繼公斷自

筮人執筮以下按此于筮遠日如初儀之下然後云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則不吉而弗筮遠日事未畢也筮席不徹也故特牲亦序宗人告事畢于筮遠日之下明筮遠日乃當日并筮也若非并筮則如少牢所謂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者必於官戒乃退之下叙之矣敖說是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

冠弁是主重于他器服故執之而不陳其序在陳器

服從者爲執以待事南面向賓於即位行禮宜近也

兄弟畢袗玄

案王藻云無君者不貳采無君謂凡未仕及去位者不貳采謂上下同色此云袗玄即所謂不貳采也凡弟是未仕者可知鄭註無可議敖謂袗乃被服之别稱而以畢袗玄爲盡服玄端則何以不言畢玄端如昏禮之述從者乎而昏禮又何以既言從者畢玄端又言女從者畢袗玄而各異其文乎則袗玄之不得

爲玄端明矣女從者畢袗玄亦降於女之純衣纁袡如兄弟所服之降于主人之玄端也純衣纁袡疏謂即褖衣是士妻助祭之服益畧與士之玄端等

坐櫛設笄

亦贊者爲之

筵于戶西

上筵于東序少北者將成之而示之代也此筵于戶西者有成而以容尊之也皆主人意也故皆主人之

贊者爲之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贊者之洗爲酌醴而洗觶也觶實于篚篚置房中與醴同在服北又贊者初位在房中冠三加之後仍入房而筵又近在戶西則洗于房中固其所宜萬充宗請贊者洗爲句而謂就庭中之洗洗觶失之矣昏禮舅姑醴婦分南北洗固取男女有别之義此冠後醴子陳器位入多在房中行禮又在戶牖間故于房中

洗酌本非為分別洗也安得以冠禮無婦人與事為辭若云篇中無北堂別置洗之文則上于側尊一甒醴之下既云有篚實勺觶角柶此又云洗于房中則北堂之有洗亦可互見且少牢篇主婦洗于房中亦不言房中設洗而但言饌篚于房中與此同例特牲篇主婦洗于房中主婦洗爵于房亦無房中設洗之文故鄭直據昏禮記解之記云洗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此篇篚在服北次于醴篚之西當有洗洗之西則水也

興筵末坐啐醴

敖曰筵末席之西端也愚按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鄭註云上謂席端公食記云蒲筵萑席皆卷自末註訓末為終孔曲禮疏云終則尾也此筵北坐南鄉則筵末似在東方士昏禮云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又云主人改筵東上註云鄉為神今為人疏云為神則西上為人則東上此筵是為人則筵末又宜在西方及觀鄉射席賓南面東上疏云主人在東故

席端在東乃知禮席之為人者欲席端向主人故筵
末必在西也若曲禮則是平常布席既非席賓又別
無為神事故但隨陰陽坐之不嫌西上也此冠主在
東席宜東上則以筵末為西端是也必筵末啐醴者
不敢當客位也啐醴之義于下經啐酒疏内詳之
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
東壁謂東堂下正東之牆萬說得之敖謂時母位在
東壁當然也鄭註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

門之外信若此言則母將亦如姑姊之在寢門内乎姑姊旁親不入廟可也父以成人之禮成其子而母不與知非母道矣故雖冠子無事不可不入廟俟見也取脯以見為見也非為脯也然必以脯者以脯而後可以見也冠于阼以著代而此仍降自西階不任代也不任代也者不敢也位于東壁蓋直主人初位之後于兄弟洗東之位則為東北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子以成人見于母母雖尊之而不可以先拜若脯則
父之所以禮其子者取脯以見不獨明其禮成且即
脯以達父成之之意于其母母之拜受宜不後于子
之拜送也而尊成人之道亦寓乎其中此禮節之要
而義之至精者故若醮若殺並複言之餘說皆非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
如之
疏曰不見父與賓者盖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可知

也近萬充宗申之曰父為冠主賓以成禮理無不拜當三加既畢未醴之前時父在東序端賓在西序子即是而拜無煩他適并不必降階故不著也敖繼公則謂不見父者以難為禮也蓋此時冠者于凡所見者皆不先拜而答拜乃其禮當然爾父至尊也是禮有不可行故闕之且父為冠主雖不見之亦無嫌也不見賓者賓既醴之則交拜矣是亦見也若復行禮則幾于褻愚按經三加爵弁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

皮弁之儀則服訖亦容出房而南面立矣南面立待
賓醴也則無見父與賓之事矣若謂見于卒醴之後
則醴卒便取脯見母不容見父而反在其後且見賓
又當在何時醴之字之賓方為冠者成禮皆非所以
見也故經不著見父與賓者實不之見也非省文也
賈與萬皆非也其不見何也葢見于母見于兄弟見
于贊者見于姑姊皆冠畢而以成人見也所見者必
先拜雖母亦寓之于受脯尊其成人而禮之也父為

冠主則成之者也賓與之加冠則爲其父而成之者也故皆不見也不見者不宜見也兄弟賛者雖有事助乎父與賓而已則以成人見無嫌也父成之而亦尊之故醴于客位賓成之而亦尊之故字之此皆經義之至密者也敖說近是而未得其要

歸賓爼

案有爼必有特牲鄉飲酒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戒賓宿賓亦有擇人之義當亦用狗鄭云未聞而

疏乃曲從之何也

洗有篚在西

醮不言設洗者賈謂上云醮用酒即連用尊文勢如此故不得言敎謂醮而設洗之節亦與冠同故不復見皆非也冠一加即一醮三加即三醮是冠與醮當同一洗自不須更言設洗也云洗有篚在西則篚于設洗時已有之但冠而賓盥無所用篚故于醮見其文耳敎謂惟有篚異于冠此見其異者亦非亦與冠同冠字

今本作醴誤為改正辨之

筵末坐啐酒降筵拜

既坐啐酒亦奠爵既降筵拜亦執爵興

立于筵西

註曰俟賔命疏曰俟賔命為更加皮弁也愚謂上一加入房易服訖而出南面者立于房戶外之西待命也自房出而未及醴故房戶外之西為便此立于筵西待命者以不但易服出房而又醮訖故筵西便也

惟此條增減疏文

取籩脯以降

云籩脯者蒙上兩籩之文無義教謂以别于所祭者迂也

屨夏用葛至不屨繐屨

此論三服之屨不在前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一節後者一爲此篇是冠禮宜以冠弁爲主論冠弁而即及屨非類也一爲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賔

升則東面論及執冠者面位已引到主人玄端爵韠云云不可以論屨截斷文勢也一爲上文論所陳冠服器物俱爲下行禮而設今加冠三次但云服冠服而不及屨故論屨不須在行禮前也其不綴在三服下者以屨有絇繶純絇繶純又有色有寸數若不言則滿畧若詳言則與緇布冠缺項等六物一例失賔主輕重之義故也疏乃謂皮屨不同且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則服固有裳屨不可從裳列乎皮屨雖不

同將不可類敘于二說皆非其不在戒賓等辭前者

戒賓至爲字等辭蒙上論行禮而及之文類勢便亦

不可以論屨截斷也故論屨一節不補在篇末無可

附者此乃古人造文之法斷續參差要皆有謂後儒

或移此于賓升則東面下非其序矣當仍從古本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

鄭曰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敖曰黑屨青飾白屨緇

飾則此纁屨當飾以白而白非所以爲飾故越之而

用黑馬按虞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考工記云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又云五采備謂之繡則古人五采皆用為飾不廢白也鄭說不可易

戒賓曰至惟其所當

敎謂以士昏禮例之此以下所載諸辭皆當為記文乃在經後記前未詳按冠禮諸辭即經也士昏禮經未及辭故于記補之又冠禮經詳故記但言冠義昏禮經畧故記皆補其所未備言各有當不可以彼而

例此也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此見夏初以上無公侯冠禮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則亦用士禮冠之此見無天子元子冠禮也天下無生而貴者鄭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此鄭註見郊特牲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言不象賢則雖繼世而不得立爲諸侯故幼而即位者俱以士禮冠之不成之爲諸侯也釋所以無公侯冠禮之意孔疏郊特牲此節云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乃是反說葢執其詞而不逆其志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此中上五十而後爵之意以德之大小爲爵之大小則年未五十不必有大德故大夫之爵不及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因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而類及之見古者士但有名字而已今死而謚則文勝也言生無爵又因以官爵人而及之

此冠義禮記郊特牲篇亦載之亦有繼世以立諸侯而下三節先儒謂于冠義無所當而疑其錯簡非也去此三節則義不明備郊特牲冠義末云知其義而敬守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見士冠禮中先王治天下之道存焉象賢德殺二節亦發此義

附士冠禮監本刋誤

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也

朝服下嘉靖本有者字按疏出注語及楊氏圖並同

道下嘉靖本無也字楊圖同

肩革帶博三寸

三疏作二按鄭此注本玉藻彼文正作二又士大帶廣二寸則革帶二寸可知當改正

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

嘉靖本無也字按疏及楊圖並同

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

卒吏朱子通解引疏作卒史按漢書倪寛傳補廷尉文學卒史黄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儒林傳置五經百石卒史皆作史當改正

假吏之吏疑按後漢志司隸校尉州刺史並有假劉昭注引漢官雒陽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或吏字衍或鄭隨時俗稱之

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

嘉靖本無也字楊圖同

櫝藏筴之器也

嘉靖本無也字按疏及楊圖敖氏集說皆同

宰有司主政教者也

嘉靖本無也字疏同

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

疏無也字楊圖同

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嘉靖本無也字按疏及敖說同

在客曰介

曰疏作稱

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

朱子通解云罍下及字恐誤彤謂及至也言至其大

小則異耳

其爵同

朱子云三字未詳形按下記云古者生無爵注云周制以士爲爵疏云案周禮掌客職云凡介行人宰史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凡介行人有士故知周士有爵是本句爵字即爵命之爵士雖有上中下而仕於公侯伯者爵等則一故云其爵同也葢申言所以皆爵韠之義無誤字

勺尊升

按疏謂少牢罍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則

升本作斗後魏以來字多别體升斗字幾不辨故致誤耳當改作斗

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璂嘉靖本作琪通解楊圖並同按儀禮釋文作璂周禮弁司作璂釋文云本亦作琪則二字通用也

則士之皮又無玉象邸飾

邸字疑按賈釋皮弁笄爵弁笄云大夫士之笄亦當用象是士之皮弁惟邸不用象故不云無玉象飾而

云無玉象邸飾也又按聶氏圖引梁正阮氏圖云笄
士以骨大夫以象則士笄無有以象飾者而此注邸
為衍字矣未詳孰是

古文匴為篹
𥳑為嘉作作
㚇為褶
為疏作作
古文袗為均也

朱子通解云按袗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當從均袀為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袗字為均耶抑以袗音為振也彤按通解所引疏在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節鄭注袗玄為上下同玄杜解均服亦云上下同服故疏言讀如均服之均蓋袗既訓同則字當為均而音亦從之也凡注疏所云某讀如某書某句之某字皆義與音並一者若以袗音為振則專取音之一非其

例矣但鄭疊出古文而不從者疑今文本作袀鄭以從玄不若從衣故從今文後又轉譌爲袗耳然則袗當爲袀也師古曰袀音均又别本無也字

童子之飾也

飾嘉靖本作節按王藻正作節孔疏以禮節解之則非飾明矣當改正

古文紒爲結

通解曰按漢書髻亦作結

外門大門外

敖氏集說引此注無下外字當從之

立於房外之西

於嘉靖本作于

行翔而前鶬焉

鶬疏亦作蹌按聘禮衆介北面蹌焉正作蹌又曲禮士蹌蹌釋文云蹌本又作鶬同七良反則鶬蹌一也

洗盥而洗爵者

者衍文按疏兩叠注語前有者字叠注例也後無者字注本無之也若有之則不辭矣傳寫者因前叠注而誤從後爲得

古文葉爲擖

擖李本金本作揭按少儀云執箕膺擖鄭注擖舌也釋文云以涉反嘉音葉然則古文自以聲同而誤耳若作揭則擖形不全又誤之誤矣

此醴當作禮

此句下嘉靖本有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九字通解
集說同當增入疏不之釋疑有脫漏

必帷幕

必嘉靖本作以通解集說同按聘禮記云次以帷注
語本此當改正

賓醴不用柶者

賓醴嘉靖本作禮賓通解同當從之疏作醴賓

內則曰飲重醴清糟

重醴清糟下嘉靖本有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十二字通解集説同惟疏專出重醴清糟四字釋之而不疊稻醴十二字形謂鄭引内則本爲泲其醴及文者用清之證義取清糟無事分稻黍粱之等遂删并其文以成句故賈從而釋之如此若諸本則複而贅矣但疏釋重醴清糟節末云稻醴以下是也似稻醴十二字注原有之蓋當時傳寫者誤取内則全文入之未可知要非鄭意也

贊者衆賓也

嘉無此八字楊圖同按此八字上云男巫王弔則與

祝前疏云云祝前者周禮春官喪祝職云王弔則與

巫前是也然則此八字乃賈引之以釋注而非注本

文明矣況鄭注簡嚴上句中已含此八字何用疊施

耶當從嘉靖本

春秋傳曰吾公在壑谷

嘉靖本傳曰下有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

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廿八字磬谷下有伯有者公子子良之孫良霄十一字按疏有釋良霄語釋文有耆酒窟室朝至公焉等反音嘉靖本是也當從之

君吊葢乗象輅

輅嘉作路楊圖敎說同按周禮巾車職本作路嘉是也

荆焞所以鑽灼龜者

按釋文云鑽一本作灼是鑽灼二字當衍其一本疏有鑽龜之文則所衍乃灼字也

周禮菙氏掌共燋挈

挈嘉作契敖說同按釋文作挈云本又作契葢古二字通用但周禮本作契當從嘉

遂灼其焌契

灼按周禮作歙彼注云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柱楊圖作柱非柱與拄同此葢吹而後灼言灼則吹在其中矣但恐與

灼龜之灼亂仍從周禮本文為得
遂以役之
按周禮本文無以字當去
古文闑作槷
槷槷之誤也士冠禮諸篇疊出此文皆云作槷
儀禮小疏卷一

儀禮小疏卷二

吳江沈彤撰

士冠禮箋

前期三日筮賓

前期三日注謂空二日者爲期一日宿賔宿贊冠者又一日也賈疏甚明敖乃謂但空爲期之一日誤以宿賔贊與筮賔同日耳

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

按鄉飲酒禮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彼疏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為翼此直東榮亦設于阼階東南葢遂當之正堂之旁為東堂西堂東堂西堂之旁為夾道夾道之旁為都宮之牆則東榮正臨夾道故洗東有餘地可置水而當東榮加東西二字亦非贅文萬氏為寢廟圖屋兩旁無夾道踈也南北以堂深彼疏云堂下洗北去堂遠近取于堂上

深淺假令堂深三丈洗亦去堂三丈以此爲度蓋去堂不三丈不當東榮則于陳器位入害耳

設洗直于東榮

注云榮屋翼也疏云即今之摶風朱子㕓屋說云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摶風榮翼乃接簷之名（接簷謂東西腰簷也）疏直指摶風誤又釋宮云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櫓聯（二字考說文增入）齊謂之檐楚謂之梠然則梠即櫓而櫓之東西起者乃曰榮耳彤按

說釋宫為得其實謂檐為榮乃本郭璞注上林賦所云南榮屋南檐者以說文核之郭亦誤也又士喪禮云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前者南後者北由南北而言則曰東榮西榮由東西而言則曰前榮後榮故喪大記之西北榮與士喪禮之後西榮一也

南北以堂深

以堂深庭洗宜先深堂之深而堂之深無明文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士之堂廣三雉三分其廣以二

為內注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是堂廣凡九丈序內六丈而堂之深亦未及焉按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知周人度堂寢之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也然則堂廣九丈者堂深宜七丈室取二丈實一丈八尺五寸室之外宜五丈以序內堂廣六丈九七差之堂之深尚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朱子釋宮云士昏禮疏曰

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聘禮注曰設碑近如堂深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聘禮疏云碑東當洗然則洗西亦當碑而北去堂亦四丈六尺六寸有竒矣

韎韐

注云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按玉藻云一命緼韍注云緼赤黄之閒色所謂韎也疏云毛詩云韎

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韎韐聲也茅蒐則蒨也詩

疏云此傳云一入曰韎韐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是

韎韐即縓也然則韎爲赤黃色之最淺者韐乃韍之

異名弁韎韐爲色通方言非正訓也說文韐亦作祫

云士無市(韍同)有祫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

不得與裳同司農云裳纁色詩疏又云駁異義云韎

草名字當作韎

緇深玄　赤而有黃者爲纁　縓淺赬　赬淺纁

黑而兼青赤黄者為玄

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為玄

鄭注檀弓黄裏縓緣云黄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

玄端玄裳黄裳雜裳可也

鄭云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雖無正文而義有可取葢士冠禮本為未仕之士制之而冠主則已仕為士者故得用攝盛之法假令父為上士則子服玄裳父為中士下士則子服黄裳雜裳若父為大夫

則子亦服玄裳禮窮則同也故敎謂玄端以玄裳爲正是也謂若無玄裳亦許其用黄裳雜裳則何爲而無玄裳乎非其義矣

緇布冠缺項

缺項所以固緇布冠者其用與皮弁之笄爵弁之笄同乃自爲一物非虛言冠項之缺也鄭讀缺如頍謂其制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敎讀如字謂别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皆無正文不辨其孰是然並

以缺項爲固冠之物則不可易也萬充宗乃以冠後兩開不相屬爲缺項是缺項非一物而本文五字専爲下句張本矣豈誤以緇布冠與青組纓同篋而忘其自置一篋乎不思甚矣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

彤曰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亦當然

歸賓俎

彤曰鄉飲酒記云其牲狗也賓俎脊脅肩肺介俎脊脅胳肺此介俎不用胳用臑若醮用特豚則歸賓亦以豚俎

此賓蓋兼介而言按燕禮獻賓有俎獻公卿無俎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注云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敬也然則賓主敬故有俎燕為序歡心故卿無俎又人君尊故與之序歡心敬乃可殺此冠禮是士勞其賓贊于贊冠者不可以殺其敬

故知介亦有俎也

三醮有乾肉折俎

注云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為俎疏云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及用之將升于俎則節折為二十一體也陳祥道云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則有房脀親戚燕飲則有殽脀周語王定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

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一脊而為七士喪禮疏云前左右肩臂臑屬焉後左右髀髆胳屬焉幷左右脅通脊為七體此所謂豚解也喪禮畧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為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朱子云豚解之義陳說得之二十一體則折脊為三曰正脊曰脡脊曰橫脊兩胉各

三曰代脅曰長脅曰短脅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肫曰胳凡六通為二十一體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耳而鄭氏注云凡牲體之數備於此初不及他體也況此言腊則又不殊賤也按周禮乾肉雖掌於腊人然經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腊小物全乾則乾肉與腊别也此二句誤而周禮肉𩟄及此經皆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

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益其疏略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兩觳足之益見此經猶有脰及兩觳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觳亦非正體又何爲而取之耶此其爲說雖巧而近于穿鑿不可承用彤謂體解之義朱子之說盡矣其云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如此者謂方出鑊而未升鼎俎之時按士虞記殺于廟門西豚解是未烹時總爲七體也下云

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實于上鼎是實鼎時一左胖而分七體也則體解在羹飪之後而不在未烹以前可知士虞記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于鼎也朱子特未之詳言耳又按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宣十六年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宴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孔疏云薦其半體亦為之房烝為不食故不解折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也然則半解其體乃用半體而豚解之若既夕禮之分為四段也固非士

虞半解之七體亦宜少牢之解爲二十一體乎陳以

房脅爲少牢之體解誤矣至殽脅之義杜孔云體解

節折即本諸國語葢言既體解之而又節折之此體

解即豚解而爲七體也節折即體解而爲二十一體

也陳云骨折與節折同但下云肩臂臑膊胳之骨不

折所折者脊脅是徒知脊之折爲三脅之折爲六而

不知肱骨之分而爲肩爲臂爲臑股骨之分而爲髀

爲膊爲胳皆折也則亦不能無失也若推而言之特

牲饋食尸俎阼俎主婦俎皆正脊長脅各二骨折十二骨而為二骨者六折六骨而為二骨者三也少牢饋食脊脅皆二骨以並至賓尸各一骨折二骨而為一骨者兩也少牢賓尸之臑折豕左肩折特牲之觳折折一骨而為半骨者兩也皆謂之骨折亦通謂之觳脅特牲記云若有公有司私臣皆觳脅注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觳者升之俎是也又士虞記云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諸脰膉折脰膉亦謂之折俎則

凡破折餘體者皆視此矣（敖繼公特牲記主婦俎轂折說云凡牲體皆折也然經文之例其先言體乃言折或單言折者必非正體若全體者也蓋與折俎之說不同今以士虞記例之敖亦未盡）然轂脅折節之正必以節折二十一體者當之

又按此經胥疏云案周禮腊人云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棰之而施薑桂曰腶修若然乾肉與脯修別此注云牲體之脯者但取于脯之乾不取其薄析也

脊凡二十四節正脊十二節在脰下（頸骨以下六節疑但名脊不名

脡脊六節在正脊下横脊六節在脡脊下正脊或統名正脊

正脊半短半長横脊尤長

代脅六　長脅六　短脅二　凡兩旁各十四骨

凡肱三節股四節皆去蹄算

胳下曰觳

前蹄上有四短節連頸骨總名曰臑臑之名由四短節柔故也

正脊當心微屈脡脊不屈皆較横脊少短横廣也不

曰長而曰横據俎上言

代脅前脅也按廣雅云㑹代也然則代亦訓㑹矣詩毛傳云㑹助也然則代亦有助義矣前脅最短若為長脅之助故名代脅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

注云煑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説云載衍文彤謂則特豚載為句乃承上乾肉折俎而言載即謂俎謂俎為載猶

謂脯醢爲薦也葢先載半體以醮子留其半以禮賔賛各有其俎不得合左右胖並載也合左右胖並載者惟士喪禮爲然鄭注非是敖亦不得其說而衍之爾又冠禮主于醮子醮子者賔設俎者賔之賛禮賔賛亦爲其醮子而勞之然則醮子以右胖禮賔賛以左胖特牲饋食記云尸俎肩臂臑肫胳正脊横脊長脅短脅其右胖醮子之體數歟鄉飲酒記云賔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其左胖禮

賓贊之體數歟但鄉飲酒介俎以胳辟大夫爲遵用臑與肫耳冠禮賓之下無尊于介者俎宜用臑或疑冠禮非特牲饋食之比不知士之子攝盛可用士之俎也他無所倣則倣神俎而已鄉飲酒亦士禮又具賓介與冠禮同故亦倣之

敖說云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此其合升之體數也又于士昏禮特豚合升云不言四鬄兩胉者士喪禮有成文故此畧之按此經醮辭有云肴升

折俎則是固以節折之體而升之俎也節折之體分載各俎或九或三而合升于鼎則緫為二十一體敎見士喪禮合升七體遂以為冠昏皆然不知嘉禮凶禮詳畧各有其宜一槩以相量則失之矣

彤曰不用豕而用豚豚未成牲而將成牲于冠義類也昏合體喪凶事並事之將成故亦用豚載字屬上讀葢謂俎為載必言載者嫌合升為升俎也合升以下載俎前事合而升之為醮子禮實輕重畧同又豚

小鼎足以容爾右胖醮子左胖禮賓盖先後分載各俎鄭云載俎合左右胖以喪禮為冠禮誤也云凡牲皆用左胖亦誤

儀禮小疏卷二

儀禮小疏卷三

吳江沈彤撰

士昏禮

昏禮下達

疏云下記昏辭云吾子有惠貺室某也稱有惠明前

此已通辭相許

按士冠禮首云士冠禮筮于廟門士相見禮云士相

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鄉飲酒禮云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鄉射禮云鄉射之禮主人戒賓燕禮云燕禮小臣戒與者公食大夫禮云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凡篇題皆用經首句故首句無不與篇題同首句下必序是禮之始事不及其他且明了無不成辭者則此經昏禮上當脫士字下達上亦有闕文玩鄭注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及引詩匪媒不得諸語當脫使媒氏三字則昏禮有其始而辭成

與諸篇首句一例矣敖君善及萬充宗等乃爲自天子下達庶人之解無論其辭不成也而例且變變例必有謂今將以此明士之昏禮畧如大夫以上而即昏以例其餘乎則昏禮非要且近于記文之旁及者將以此明大夫以上之昏禮即士禮而畧其文乎則大夫以上之昏禮今雖無考古未嘗不各有其書而其義亦非要若媒氏通辭固昏禮之要也舍其要而及其非要經無是也故其說雖本先儒其誤實甚又

下達下字當去聲讀與周易男下女之下同葢自請期以上皆壻父下女父之事親迎爲壻之下女女在家壻家未有不爲之下者故使媒氏下達乃壻父自下之始也而疏以男上女下解之亦乖經義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鄭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彤謂阿非棟方納采而即示親親非情之正按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云是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

次曰楣前曰庪庪之前爲檐又考工記云四阿重屋注云若今四注屋注近本作柱士冠禮引此作注注卽霤也作注爲是四注則四檐四檐則四阿然則阿卽庪也今文阿爲庪義之同耳又按鄉飲酒禮云賓主拜于兩階上皆當楣此賓升西階而當阿致命四禮相如蓋皆承壻父自下之義又賓主不敵示之謙雖當楣且不敢況入堂深而當棟乎必不然矣考工記又云門阿之制五雉阿亦庪也注云棟亦非按其下論宫隅城隅之制是阿

與隅兼舉知以邊對角言之
凡鄭注疊出古文今文有聲之一者若旅作臚謏作休翦作晉之類有聲之近者若閾為虧糅為縮牢為縷之類有音之一者若闑為埶與作預之類有音之近者若盥作浣縢作騰之類有形之近者若繶作熏啐作呼之類有形之于上下文一者若酳作酌士虞少牢常為祥士虞用為于特牲之類有義之近者若黍作稷俟為立射人為積者特為俎之類有義之一者若起為

開扃作鉉之類其中亦有互相兼者皆鄭以為誤而不之從者也此阿之作庪則由義之一而誤者阿之言倚屋宇倚焉庪之言閣屋宇閣焉名異實同故緣此致誤庪不見于經而阿見考工記今雖不依鄭義亦當從古文爾

摯不用死

士以雉為贄其常也故下記奠贄注云雉也此云贄不用死注云贄鴈也吾友曰尚書云一死贄謂雉也

則此句直云贄不用雉而已敖繼公謂古人非昏禮而用鴈豈有用死者乎則誤甚矣愚謂贄不用雉者為其死也不曰雉而曰死兼明其義也白虎通謂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是也必用鴈者取其生而有節故上下共之非為攝盛敖又謂此文在皮帛之前是指納采之類又云遣使為之而非親執以相見不可謂贄皆非也記文多一事一義上又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則自該親迎言之不可謂專指納采之類且

使者代主人將事則使者之執之猶主人之執之也

何不可謂贄耶

納徵玄纁束帛

注云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按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昭二十六年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

又按鄭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卷（卷近本作者誤今以意改正）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聚此數說而此經束帛之制明矣

容齋隨筆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鄭聘禮注玄三纁

按周禮染人云夏玄纁注云玄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玄黃而云纁者故書云作玄字之誤也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故書無下赤字王制疏采鄭易注已然此說益本鄭又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說文云縓帛赤黃色纁淺絳也郭璞云赬淺近本誤作染赤色鄭剛中云纁赤黃色然則纁之爲赤而有黃無疑矣縓與纁皆赤黃色則赬亦赤黃色故云淺赤又喪大記云復者朝服大夫以玄赬疏以赬爲纁裳亦赬爲赤黃色之証禮器云白受采乃

由白而黄而赤以成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又得其中取法于地者也南方陽之正位北方陰之正位然陽生于子陰生于午故又為北陽而南陰也又按考工鍾氏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䟽云纁不入赤而入黑則為紺紺葢四入也說文云紺深青揚赤色黑而有赤色者為玄新附文云緅青赤色

士冠禮疏云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況更一入黑爲緅乎新附文僅謂之青赤者對玄而言耳玄以纁爲質而青而黑以成乃又兼東北二方之色備乎陽而包乎陰取法于天者也天之正色蒼而玄地之正色黄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别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玄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玄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

詩云朱芾斯皇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黄朱黄朱其

即纁歟純朱則黃赤隱矣

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注云謂冕服玄上纁下疏云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為閒

按五方閒色緑紅碧紫駵黃皆以五行相克為閒纁雖閒色火土相生得中肖母非他閒色可比故聖人重之而以為裳也

凡染黃而不得赤其黃不深縓赬纁雖云淺赤實皆深黃也纁則黃之尤深于土色最肖者故以為

裳　說文緇帛黑色也禮書云說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色則紺黑于緅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黑則爲紺紺入黑則爲緅不可考也按說文緅字乃徐鉉等新附義雖本玉篇亦稍疎畧陳用之遂疑紺黑于緅而謂爲不可考誤矣　說文又云纔微黑色如紺亦可互證

說文云絳大赤也論語疏云緅淺絳色士冠禮爵弁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

疑四入爲朱五入則謂之緅大赤者言赤之過也若四入爲紺則五入爲緅矣雖同五入一是染緅一是染黑不可以緅爲緇也又何必别其深淺乎

說文曰蒼草色也

鄭周禮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以緇婦人陰也云象婦人陰則庶人亦當衣緇何象乎云象昏禮之幽陰者得之凡於娶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此經注云用玄纁象陰陽備也然則玄爲陽而緇爲陰矣又鄭

注此經纁裳緇袘云緇緣者象陽氣下施是緇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覲禮云六色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玄乃全乎五方之色玄入黑而為緇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為黑而康成以為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緇與玄恒互用而康成又

以緇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葢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黄諸色爲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與彤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玄纁則取象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乎陰陽之色耳

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玄端玄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為上服昏禮攝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玄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于玄也

楊信齋云朝服十二升緇布衣而素裳但六入為玄七入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玄故云周人玄衣而養老玄衣指朝服言之

考工記訂義趙氏云玄緇相類所以染入言玄而不及緇鍾人言緇而不及玄也

賈䟽云天玄與北方黑二者大同小異言天止得謂之玄天不得言黑天若據北方而言玄黑俱得稱之是以北方云玄武宿也

緇深于玄纁淺于纁而實爲玄纁之類故亦象天地

緇深于玄固包乎玄之所包纁淺于纁亦已包纁之所包故可以代玄纁也

緇玄雖大判同然冕服皆以玄而弁服則緇玄通

用是緇之色固下于玄也

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

既夕記注云衣以緇裳以纁象天地也葢緇類于

玄亦為天色玄是子半以後之天色屬陽緇是子

半以前之天色屬陰

下記云皮帛必可制而女服紂衣則此經玄中容

有紂也葢紂雖深于玄而畢于玄故以玄統之

又按鄭聘禮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疏云

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只則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鄭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每卷二丈是昏禮之幣視制幣加長則幅宜亦加廣矣幅廣本二尺二寸純二十四寸亦加二寸二十四寸取十二支兩合之數二十尺取十干兩合之數於昏禮爲類此說較裴陳實勝然恐終不若鄭義之深更詳之　按賈疏云凡嫁子娶妻合

尊卑則純帛宜依此說鄭破字非也但庶人入幣決當用紂帛非鄭亦不能立此義

純言廣四尺則長二丈可知制言丈八尺則廣二尺二寸可知互舉以見例也

純猶全也幅長二丈廣二尺四寸為全通尊卑入幣言之士大夫用玄纁庶人用紂皆以五兩為率

爵弁服冠衣不用玄　大夫玄赬則裳不用纁

爵淺於玄而衣緇則深於玄　赬淺於纁

皮帛必可制

郊特牲云幣必誠彼疏云誠者使可裁制勿虛濫是

以不濫惡為誠也則此云可制者亦不濫惡之謂

有裧至於門外

注云裧車裳幃也周禮謂之容

鄭司農注周禮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康成此

注本之按雜記其輤有裧緇布裳帷注裧謂鼈甲邊

緣裳帷圍棺者則裧與裳帷明非一物詩疏云裳幃

以幃幃車之旁如裳其上有蓋蓋有衣四旁垂三字增

而下謂之襜是也且昏禮以有裧爲盛爲裧非凡婦

人車所有也衛風云漸車帷裳則帷裳乃凡婦人車

有之其爲二物益明矣既夕記注又云裧於蓋弓垂

之此得其實又容與蓋相配則容是在上之幨非在

旁之裳幃山東人亦誤稱之

裧衛風詩疏引此作襜周禮注云容謂幨車亦謂此

有裧之車按玉篇幨襜並同裧又裧或作㡨此入音義

幃呼韋切又音韋按雜記緇布裳帷幃作帷帷于悲切音相近通用說文云在旁曰帷亦入音義

女次純衣

注云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又云女從者畢袗玄則此衣亦玄矣疏云按追師注云外内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此純衣即褖衣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褖衣助祭之服也彤

按詩鄭風箋引此經純作紂釋文云本或作純又作

緇並同則此衣是紂而非玄又按周禮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注云褘衣玄揄狄青闕狄赤鞠衣黄展衣白禒衣黑則禒衣亦非玄而黑紂雖備色而外見惟黑故云純衣即禒衣也士妻之服禒衣助祭王朝侯國同后服玄而士妻亦服玄嫌也后夫人服青服赤而士妻服玄僭也故助祭不以玄而以黑昏禮自服于其家又嘉禮攝盛宜用備色然以緇而不以玄者緇下于玄雖攝盛猶

示之節也聖人之謹于辨分如此

賔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賈云此時當在房外當楣北面

按此時女立房中南面俟壻壻當楣北面奠鴈拜所謂執贄以相見也壻婦之相見同此始婦不答拜者謙不敢當其盛禮也葢稍還避之　婦人從夫者也故無論夫下之而不敢當即夫齊視之而亦不敢當故夫有親迎之禮而婦無見夫之儀夫執摯以拜而

婦不荅拜也不還其摯者鴈取有常節隨陽義不可不受也婦雖不敢當夫之下之齊之而未嘗不隨者所以明婦順也主人西面于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賓北面奠鴈是許之執摯相見矣許之執摯相見若父母親授之故曰壻親受之于父母也

母施衿結帨

按爾雅云衿謂之袸郭註云衣小帶邢疏云衿士昏禮施衿結帨是也陳用之禮書引爾雅此文及注而

云纓帶曰衿士昏禮之衿即内則衿纓之衿衿纓以佩容臭者形謂此皆近是而未得其實郭以衿爲衣小帶蓋即説文所謂衣系也說文云衿衣系也而無衿字爾雅釋文云紟又作紟明紟與衿通陳乃直以爲佩帶按爾雅于衿謂之袸下即又云佩衿謂之褑是衿與佩衿必非一物故郭注佩衿亦别云佩玉之帶安得即以衣小帶爲佩帶哉然則解士昏禮之衿當用佩帶而不當用衣小帶明矣若此恍及下經之鞶則皆所佩而結于帶者也蓋

佩玉佩用之帶皆曰佩紟

婦從降自西階

按春秋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然則士大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蓋奠鴈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賓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在塗之始故稱婦而不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

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壻御婦車

此稱壻而不稱賓者女未授則賓之婦既從則壻之皆對主人而稱也亦辨名定分之義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

主人揖婦左還辟之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按禮之通例賓及門主人出門再拜賓答拜賓升堂即不復拜其有升堂而拜者謂之拜至乃所以尊之

今既迎婦而拜于其家則婦及壻門即不必拜矣若升堂拜至尤非所以施於婦者也至後世交拜之儀不知所始而其義則非盖自夫而言則嫌於拜至自婦而言似壻迎未答拜而此時拜之有仍當其盛禮之嫌矣總之娶婦之義夫為之主婦未至則先之先之必下之婦既至則帥之帥之則惟我之從共牢而食同其尊卑亦我使之同其尊卑也然則交拜之義安見非使之拜已而答之乎曰使拜已而答之是卑

婦而自尊又與敵耦之義不稱合夫婦而言則所以成夫婦之義者不存乎交拜若以為共牢合卺之先導可矣　冠禮賓既升堂即行冠子之禮而子不拜賓昏禮婦既升階即行共卺之禮而婦不拜夫各有所宜義不繫乎拜也主人于婦之至導之入門導之升階導之入室導之即對筵意專在共牢合卺以成夫婦無取乎在堂之交拜也在堂交拜無論禮意有違而儀文亦不相稱若以此為敬章别則親迎執摯

之時已行之矣　若有故而不親迎則當出迎于大門外再拜稽首而不應交拜于堂原交拜于堂之始必有不親迎而又不拜迎于門者乃為此非禮之禮後儒不察而遂著之繆矣

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

導婦入室宜於此正夫婦之名故稱夫也夫婦之名正則復反其故稱矣故下經稱主人

七俎從設

敖云此三七三俎形按上經所陳器饌醯醬二豆菹醢二豆黍稷四敦及四爵合巹皆為夫婦各用其半故兼陳之則此設七俎亦當有六七六俎矣郊特牲昏義並用共牢而食者特謂其不異牲若豚魚腊夫婦各食其半耳非謂止三俎而共之也又下經婦用特豚饋舅姑注云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時舅姑共席猶各有俎豈夫婦異席而顧共俎乎且婦前無俎亦非敵偶之義其誤甚矣

設湆于醬南

注云饌要方也按特牲注云腊特饌要方也彼疏云豆在神坐前豕設于豆東魚次豕東若腊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特也上經腊特于俎北義同此經設湆于醬南者以醬東黍黍東稷若稷東復湆則饌仍不得方故亦特設之于醬南兩注皆明特設之義葢必有特設者而後饌乃得方也是云饌方固不數特設者若通數之特即不可謂方疏以爲要方者據大判

而言由此故耳

設對醬于東葅醢在其南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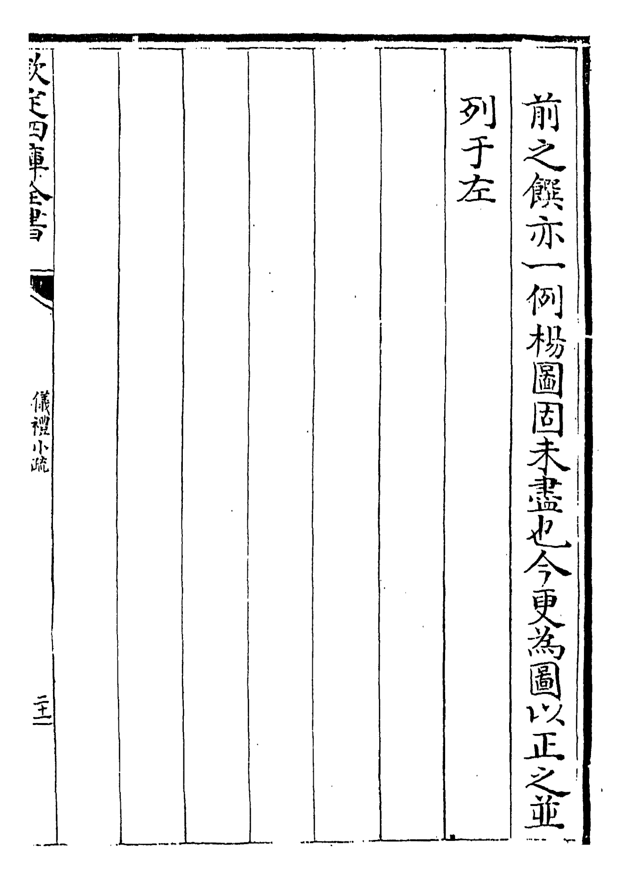
敖云下文云設黍于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為東北也又云二豆在醬南俱當特俎之東彤按下經設黍于腊北之腊謂婦之腊即婦之特俎也敖誤以夫婦共三俎乃以此腊為即上所特設者遂謂醬于特俎為東北二豆當特俎之東無之而不誤矣且如其言則下經對席北去壻席過半夫婦徑不相

直人何以稱其敵偶之義耶

御布對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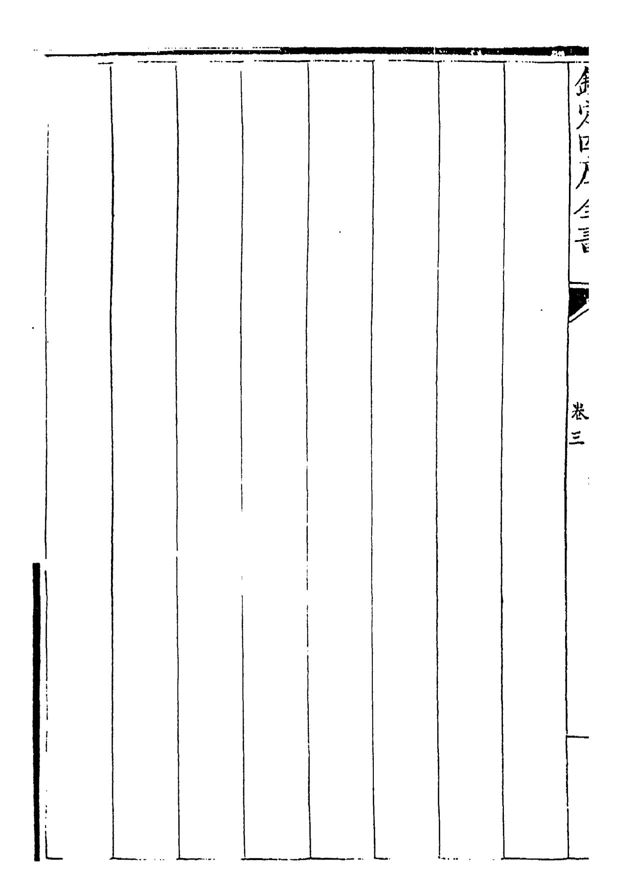
楊氏夫婦即席圖兩席與席前之饌俱在室南正相鄉敖乃謂婦席於壻席少北非也經云對席宜正相鄉其在室南不逼牖下者壻席布于奥對席當布于窔布于窔當避戸則布于奥亦不得逼牖下耳至所陳兩饌壻婦皆各有俎于經注都合但壻之席前豚俎宜當二豆之東而此但當葅東腊宜特設豚俎之

北而此復當醯東則亦失之按聶氏圖敦形圓其徑同于簠簋簠簋口底徑俱五寸二分今本簠口徑六寸誤厚八分則敦徑通六寸八分豆圓徑尺二寸登與豆同今本登徑二寸二寸上脫尺字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醬與葅醢俱在豆豚魚腊俱在俎黍稷俱在敦湆在登俎横設腊特于豚北湆亦特于醬南中間凡三豆二俎二敦横之為三列縱之為二列俎之長適當二豆之徑敦之徑當豆徑俎廣之半有竒參差配合饌乃得方婦席



前之饌亦一例楊圖固未盡也今更為圖以正之並

列于左



楊圖

夫

醢 菹 醬 滑

腊 豚 黍 會

魚 稷 會

北　　　　南

會 稷 魚

會 黍 豚 腊

滑 醬 菹 醢

婦

今圖

西

夫

湆　醬　菹　醢

會　黍　豚　腊

會　稷　魚

東

婦

湆　醬　菹　醢

會　黍　豚　腊

會　稷　魚

婦執笲棗栗

注云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𥫱簏矣疏云筥𥫱簏鄭舉漢法以況義但漢去今遠其狀已無可知也按詩毛傳云方曰筐圓曰筥說文云筥箱也箱飯器又云𥫱簏飯器以柳爲之盋飯器而竹與柳爲之者宜于圓是𥫱簏亦圓也鄭殆兼二者以況笲之圓歟禮記釋文云笲以葦若竹爲之衣之以青繒聶圖云笲如筥狀其口微弇而稍淺容一斗黻說以聘

禮卷幣實于笲謂笲之制隋方如篋非也實幣之笲

蓋隋圓

舅辭易醬

易醬敖云易姑醬是也謂御為之則非此篆上舅辭

之文蓋舅親易之下經婦餕姑之饌則姑酳之此舅

辭婦之餕則為之易醬猶酳之之義也禮必有報且

姑之醬非舅不得輙易

郊特牲云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　餕下

當脫姑字私謂婦私其姑非謂舅姑恩于婦也

自婦見舅姑至舅姑饗婦壻皆不與亦禮不參之義於是與始飯之錯

葢姑未酳之前媵自餕姑饌如婦之餕姑之饌也則御亦自餕舅之饌矣御餕舅饌媵餕姑饌與始飯之位同也姑既酳于是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乃與始飯之交錯也婦不餕舅餘者舅尊而不親也故媵亦從而不餕也然而姑酳之而卒餕之者媵餕主人之餘

御餕婦餘之義也彼也終始乎交此也始乎别而終乎交不終乎交恵不均于昏禮亦不類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此見適婦之入未三月雖遇時祭不往助也舅姑並歿三月而奠菜經巳言之則此自指舅姑之偏歿者若舅姑並存而助祭于祖其必以三月亦明矣注于文義順疏論禮詳皆至當不可易敖乃云祭行謂夫家之祭方行夫家必俟婦入三月乃舉其常祭欲令

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則是主乎助祭者而不主乎所祭者此之謂重婦而輕祖禰兩失之矣萬充宗之誤尤多故不暇辨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厥明盥饋舅姑而廟見必俟三月者盥饋以養生廟見以祭死能則安不能則去均耳但欲知其能養即養以觀之而已故厥明而盥饋舅姑也欲知其能祭非徒察其性行不得也故必三月而廟見也然盥饋

舅姑雖在厥明而定婦之去留亦須三月盖三月天道小變之節婦德之恆可於此而知之彼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者亦欲察知婦之德果可以不去否耳婦三月而廟見壻三月而見婦之父母其義一也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

親迎為昏禮大節而記乃有若不親迎之文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固俟婦之廟見而後壻見婦之父

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敖氏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葢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商則專指宗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彤謂先王之禮敬宗收族支子既必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顧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而親迎諸

父諸兄不可以命宗子其遂可以命支子乎

若昏期前定及期有公事未畢則使人逆之既竣事乃俟于門外婦至再拜稽首而後揖入也　此從諸侯不親迎而推之文王親迎于渭尚是為世子是也

諸侯親迎在境内葢使上大夫往彼國迎之至境内則親出迎之故謂諸侯不親迎者謂不親迎于其國也若入境而不親迎則有俟著俟庭之譏矣

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

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注云父兄諸

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

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

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葢旁尊不得

而加諸正適也即以旁尊而加諸支子猶嫌僭綂未

極敬宗之義故在支子可也在旁尊則亦不可

附士昏禮監本刋誤

納采而用鴈爲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此二句嘉靖本在納其采擇之禮下句首無納采而三字疏及楊圖同按此乃合言之序當從之

故受其禮於禰廟

廟下嘉靖本有也字

南面待主人迎受

迎釋文作梧五故反按聘禮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注古文訝為梧公食大夫禮從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梧受梧與訝古音同故耳鄭皆疊出之要不從也既夕禮若

無器則梧受之注不疊出今古文葢句脫不應此反自用之疑此迎本作訝傳寫作梧故釋文因之後人以迎訝同義遂更轉而為迎亦無害也

純帛無過五兩

鄭注媒氏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按鄭此注緇字當作紂陸氏詩召南釋文云紂帛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才為屯因作純字

從役持炬火

從嘉靖本作徒楊圖敖說同當從之

裧車裳幃

裳幃疏亦作幃裳按雜記緇裳帷則用裳帷衛風漸車帷裳則云帷裳彤謂裳帷謂如裳之帷帷裳謂帷之如裳者顛倒稱之各有其義此經作裳帷非誤但雜記衛風字皆作帷而此注作幃衛風箋疏並同蓋亦當時通用也

詩諸娣從之

詩下嘉靖本有云字當補

上下皆玄也

嘉靖本無也字疏及楊圖同當從之

用者謂用口啜湆用指咂醬

嘉靖本無用口用指四字按公食大夫疏引此注同

形謂經云以湆醬故注以用訓其字而以啜咂解其

義若云用口用指則似所用者在口指而不在湆醬

縣下嘉無於字

綪讀爲綪屈也

綪下嘉靖本重出綪字通解楊圖同當從之

組縏爲可結也

句下嘉靖本有古文幎爲涓五字通解同當從之

樓爲削約握之中央

爲嘉靖本作謂通解楊圖同當從之

今文樓爲纋

樓吳本作牢當從之

極猶放弦也

聶圖引此注無弦字按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亦無弦字當從之

令不挈指也

釋文云挈劉本作契按說文云挈縣持也大射儀注云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杜預注定九年左傳畫借邑人之半契柚亦云是挈當為契但二字並從㓞㓞本從刀疑古亦通用

古文王爲三

三嘉靖本作王吳本同當從之

君綿冒黼殺

綿嘉靖本作錦當從之

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

嘉靖本無所衣二字疏同但通解楊圖並有按文有

者是疏蓋脱也

天子以瑬玉

璆嘉靖本作球楊圖同釋文亦作璆按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球史記作璆說文云球或從翏則球璆通也但玉藻原文作球作球是

淅沃也

沃嘉靖本作汰釋文作汰徒賴反按說文云汰淅瀾也玉篇云汰溉灌也汰太過也然則沃與汰皆不可以注淅矣當從陸本

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爨之

扉薪下嘉靖本有用字釋文同按喪大記原文有者是

復于筐處也

嘉靖本無也字楊圖敖說同疏及釋文通解皆有也

字按文有者是

彖平生沐浴祼裎

祼嘉靖本作倮釋文通解楊圖同

送終之禮也

嘉靖本無也字疏及通解楊圖並有有者是

以其居當牖

居嘉靖本作俱疏及通解同當從之

播插也

插釋文作捷楊圖作歃

古文冪皆作密

古嘉靖本作今通解同

被無別于前後也

嘉靖本後下有可字疏及楊圖敖說同當從之

婦人亦有苴絰

苴敖本作首按此注下云但言帶者記其異則作首為是

又將初喪服也

將下一本有改字按上云變此云改則義複有者誤也將訓持不訓殆本無脫文

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

按小記以麻下有爲母髽髮以麻六字蓋鄭引此文

乃斷章取之非脫也喪服記疏引此注斬作齊疑誤

于房于室釋髽髮宜于隱者

按賈疏此并下文婦人髽于室兼言之是也然則髽

髮下脫免髽二字

古文予爲于

于嘉靖本作與

擯者三

三喪大記作五諸本皆誤當改正

巫掌招彌以除疾病

彌嘉作弭楊圖同按掌招弭以除疾病本周禮春官男巫職文彼注云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釋文云彌與弭同此經釋文作彌云又作弭則二字古葢通用但從男巫職元文則當作弭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

通解曰詳贊者謂主人之贊者也恐字誤作衆耳彤

謂此贊者謂賓之贊者故鄭以衆賓當之葢上經云醴賓酬賓下經云贊冠者爲介則此經云贊者皆與以例求之自當謂衆賓矣朱子所以疑之者爲鄭注贊者奠纚笄櫛徹皮弁冠櫛簋脯醢云皆贊冠者爲之遂以賓之贊惟贊冠者一人故不得不以此贊者爲主人之贊者耳不知主人前所戒賓自正賓及贊冠者之外皆衆賓則皆贊者也則奠纚笄櫛簋脯醢自不必贊冠者一人爲之鄭前後注意頗不相貫若

此之以衆賓注贊者固無誤也下注云皆與亦飲酒爲衆賓謂贊者飲酒亦爲衆賓如加冠時字非複出至主人之贊者猶兄弟有司也其得與于獻酢之禮耶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即此而證可以決矣

凡牲皆用左胖

左疑當作右按疏云特牲少牢鄉飲酒鄉射皆用右胖明右體周禮所貴唯虞禮喪祭反吉故用左此云

用左或據夏殷之法也彤謂以用左爲夏殷法無明文且凡牲皆用之云未見說夏殷意恐此左字非原本傳寫誤耳但無古本別本可據不敢質也

屨者順裳色

敖氏集說無者字按文當從敖本

栫注也

也嘉作者非疏兩出注語一有也字一無也字

無飾

二字上嘉有葢亦二字通解同

加有成也

此句下嘉靖本有注廿五字曰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為人也當增入

諭其志也

此句下嘉有注二十字曰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明其德之進也當增入

故敬之

此下嘉靖本有也字也下又有今文無之四字當增入

或謂委貌為玄冠

嘉靖本無此七字疏同按篇首注云玄冠委貌也語意明決不應此處反作疑詞蓋此七字乃鄭注郊特牲文因通解移在此故傳寫者誤入之當從嘉靖本

齋所服而祭也

嘉靖本無此六字疏同按此六字亦鄭注郊特牲文

而通解移入此傳寫者誤仍之耳當從嘉靖本

大夫或時改娶

娶嘉靖本作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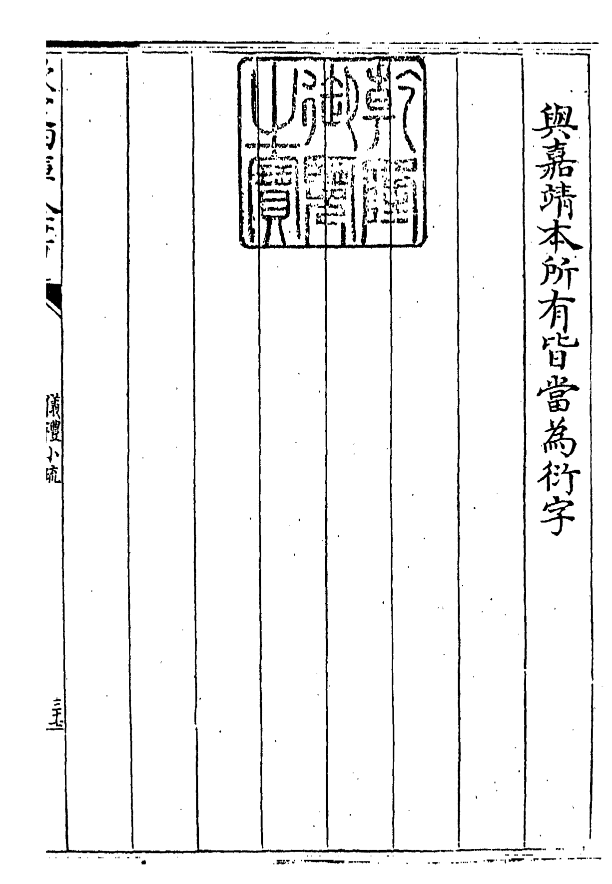
簒弑所由生

弑嘉靖本作殺通解同按釋文作殺云本又作弑同

申志反下同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者

者嘉靖本作也通解無文按坊記本文正同通解此



與嘉靖本所有皆當爲衍字

儀禮小疏卷三